

民國乙未冬月

國文精選叢書

胡文虎

董老

不云上人

雅囑

迪君



三國晉南北朝文選

葉楚傖主編

陸維釗編註

胡倫清校訂

正中書局印行

版 所 翻 必
權 有 印 究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三國晉南北朝文選

全一冊 實價國幣六角

(外埠酌加運費滙費)

發	印	發	校	編	主
行	刷	行	訂	註	編
所	所	人	者	者	者
南京	上海	正	吳	陸	葉
太平	福州	中	南京	胡	楚
路	路	書	河北	倫	維
		局	路	清	釗
			本	館	
			局		
			常		

(538)

敘 音

(一)

從三國初年到六朝末葉，這三百八十年，是中國政治極混亂的時期，也是中國文學轉變最劇烈的時期；這時期的文學，有四點最可注意：

(1) 駢儷文的盛行

(2) 五言詩的完成

(3) 小說的進展

(4) 翻譯文的成熟

現在且分別說明如下：

(1) 東漢末年，一般文人，受前漢詞賦的影響，造句遣詞，漸脫去自然而講求修飾；久而久之，於是不僅講究詞句的整齊，故事的運用，更進一步而講究對仗的工整，聲調的和諧，這便是駢儷文的特徵。造成這駢儷文的原素，是因為中國字是單音的方體字，一聯一聯，排比起來，比較容易；四個音

的句子，配上四個音的句子做對，六個音的句子，配上六個音的句子做對，如

零雨送秋，輕寒迎節；江楓曉落，林葉初黃。

梁簡文帝與蕭臨川書

三春負鉏相識，五月披裘見尋；問葛洪之藥性，訪京房之卜林。唐僧小園賦

平心而論，讀起來于聲調之美的確大有幫助。所以駢儷文也可說是文藝而兼音樂的一種特殊的文學，這種特殊的文學，在使用複音字的國家，是決不會產生的。所以只有中國才在韻文和散文之外，會發展出這一種體裁來。這一種體裁，在三國時，曹植的作品，已張其饒，如洛神賦中的：

其形也，翩若驚鴻，婉若遊龍，榮曜秋菊，華茂春松，髣髴兮若輕雲之蔽月，飄颻兮若流風之回雪。

字句整齊，屬對精巧，已非蔡邕輩作品中所能尋得出來。其後晉陸機有演連珠五十首，更由成熟而開四六的先聲，本書裏選着四首，作為代表。從陸機起，由晉而宋齊梁陳，而北魏北齊北周，駢儷文的代表作家，有葛洪郭璞潘岳左思劉琨孫綽殷仲文謝靈運江淹鮑照任昉沈約庾信徐陵，修飾辭句，調叶宮商，可謂盛極一時。宋書謝靈運傳論云：

夫五色相宣，八音協暢，由乎玄黃律呂，各適物宜，欲使宮羽相變，低昂舛節，若前有浮聲，則

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

所謂宮羽，便是指陰平陽平上去入五聲；所謂浮聲切響，便是指平仄。他們這班文人，愈演愈進，到了最後，以爲只要講究聲律對偶，便得了作文的祕訣，所以沈約答陸厥書有過：

宮商之聲有五，文字之別累萬，以累萬之繁，配五聲之約，高下低昂，非思力所及。又非止若斯而已也，十字之文，顛倒相配，字不過十，巧厯已不能盡。靈均以來，自古詞人，所味實多，故鄙意所謂此祕未覩者也。

的話。這個潮流，到了六朝末葉，盛到頂點。一入隋唐，盛極而衰，漸趨卑靡，終於轉不出魏晉六朝的圈套。所以在文學史上，總要說這個時代，是駢儷文極盛的時代。

(2) 五言詩體，起於漢代的無名詩人，隨手寫來，真情流露，當時並不計及詞句之工拙。到了建安諸子，刻意爲之，格調聲律字句，始極盡鍛鍊之能事。如曹植的：

遊魚潛綠水，翔鳥薄天飛，……始出嚴霜結，今來白露晞。

清詩

實已無一字不講究，無一字不烹鍊，較之古詩十九首之一任自然者，其相去何啻天壤；故從三國時起，可以說是一個有意的提倡五言，烹鍊五言了。而做五言最多，又最用心的，要推魏末的阮籍、阮籍

是崇拜自然主義的思想家，生在魏晉交替的時代，眼見司馬氏三代專權，斯陵曹氏，壓迫名流，所以做了八十二首詠懷詩來發洩他心頭的牢騷，如說：

千秋萬歲後，榮名安所之！

人言願延年，延年欲焉之！

正是他萬分悲憤的流露。他若張華傅玄束皙陸機陸雲潘岳左思，亦以五言著名，而並不及籍。至晉末陶潛崛起，清悠淡永，極自然之致，始開山林文學之一幟。自宋以還，謝靈運鮑照謝朓，最爲著名，所做的五言，漸開唐人的風氣，如謝朓的玉階怨云：

夕殿下珠簾，流螢飛復息；長夜縫羅衣，思君此何極！

絕似一首唐人的五絕。蕭子顯曾把當時的詩，分爲三派，他說：

今之作者，略有三體：一則啓心閒釋，託辭華曠，宜登公讌。次則緝事比類，非對不發，全借古語。次則發唱驚挺，操調險急，雕藻淫豔。南齊書文學傳論

蓋這個時候，繼起的便有沈約的提倡四聲八病之說，聲律方面，漸趨精細。兼以梁陳諸帝，沈溺豔情，沈約江淹庾肩吾何遜陰鏗江總，愈後愈趨靡麗，徐陵的玉臺新詠，便可表見這時代五言詩的好尚。

其他若素負盛名的五言長篇敘事詩孔雀東南飛，亦當起於晉代。樂府中南方子夜歌，華山畿讀曲歌，北方的企喻歌，折楊柳歌，亦都是五言的傑作。當時雖亦間有七言，然而分量既少，發達亦未完備，故這個時代，可說是五言詩完成的時代。

(3) 漢書藝文志列舉小說十五家，千三百八十篇，既多不傳；而今世所存題漢人所作的小說，如東方朔的神異經，十洲記，班固的漢武故事，漢武帝內傳，郭憲的漢武洞冥記，劉歆的西京雜記，伶玄的飛燕外傳等等，實無一真出於漢人，大半爲兩晉六朝文人方士的僞作，所以兩晉六朝，實是小說進展的時代；不過那時的小說，涵義與今不同，我們若以現在的眼光，看當時的小說，則徒見其和筆記雜記一般的零星小品而已。他和史傳不同的地方，只在他們所記的，都是些神怪幽異的事，荒誕不經，白日見鬼，這種思想，開始于秦漢的神仙之說。加以漢末巫風大暢，鬼道日熾，而小乘佛教，又適于這時流入中土，張皇鬼神，稱道靈異，故不論其出於文人之作，或教徒之手，而當時的思想，則大都以爲幽明雖然殊途，人鬼乃皆實有；故他們的敘述異事，視與記載人間常事，沒有誠妄的差別。晉書稱干寶感父婢死而復生，兄氣絕復蘇事，遂撰集古今靈異神祇人物變化爲搜神記，正是這時諸家好奇心理的代表。干寶的事情，據記載是這樣說的：

干寶字令升，其先新蔡人。父瑩，有嬖妾，母至妒。寶父葬時，因生推婢著藏中，寶兄弟年小，不之審也。經十年而母喪，開墓，見其妾伏棺上，衣服如生，就視猶暖。興還家，終日而蘇。云：寶父常致飲食，與之接寢，恩情如生。家中吉凶，輒語之，校之悉驗。平復數年後方卒。寶兄常病，氣絕積日不冷，後遂寤，云：見天地間鬼神事，如夢覺，不自知死。搜神後記

從這一段故事裏，可見當時的志怪，大都類此。此外如魏文帝的列異傳，王浮的神異記，葛洪的列仙傳，荀氏的靈鬼志，陸氏的異林，戴祚的甄異傳，祖台之的志怪，王嘉的拾遺記，劉敬的異苑，劉義慶的幽明錄，宣驗記，東陽無疑的齊諧記，吳均的續齊諧記，任昉的述異記，顏之推的還冤記，集靈記，王琰的冥祥記，侯白的旌異記，以及邯鄲笑林，裴啓語林，沈約俗說，殷芸小說等等，在今日或見著錄，或尙有其書，或經後人輯錄，或存他書援引，爲數甚夥。這種情形，實由漢所未見，而爲後來唐人小說之前驅。唐人小說，不過題材轉變一些，結構進步一些而已。故晉宋諸朝，實爲小說進展的時代，只因他事實荒謬，思想鬼祕，文詞雖然新穎可喜，本書裏入選的卻爲數不多。

(4) 佛教自後漢入中國，當時信奉的人不多，醞釀到了魏晉，老莊的學說盛行，佛學亦漸漸的興旺起來。六朝君主，頗多佞佛，而釋道安、惠遠、法顯、鳩摩羅什，又能以一代的碩學高僧，堅其信仰，故

吸引力之所及，有宋文帝的令沙門參政齊武帝的使法獻法暢翌贊樞機，梁武帝的三捨身於同泰寺，陳武帝的幸大莊嚴寺，魏明元帝的封沙門爲輔國宣城子，孝文帝的七發佛法興隆詔，宣武帝的使菩提流支譯十地論于太極殿，可謂風靡一時，竭誠信仰了。因之翻譯事業，亦風起雲湧，不像漢明帝時攝摩騰竺法蘭的編譯，引不起當時人的興味。晉時的譯經，多在南方，支謙譯四十九種，康僧會譯十餘種，而以竺法護爲最有名，故本書裏節選他譯的鰲鉢大經，作爲代表。自魏晉以至六朝，譯經者前後有曇柯迦羅、康僧鎧、支謙、康僧會、竺法護、帛延、無羅父、竺叔蘭、支疆梁、接鳩摩羅什、曇無讖、菩提流支、佛陀跋陀、羅佛跋什、薑良耶舍、僧柔慧、次僧佑、真締諸僧，從年代以校人數，可得下列的一個統計：

第三世紀 譯者二人

第四世紀 譯者五人

第五世紀 譯者六十一人

第六世紀 譯者十四人

所譯經卷，約有八九百部，誠可謂洋洋大觀了！

佛經的翻譯，重在不失本義，而使讀者明白易曉，故與駢儷文之重詞藻講修飾者，適得其反；無名氏法句經序稱：

竺將炎雖善天竺語，未備曉漢，其所傳言，或得梵語，或以義出，音近質直；僕初嫌其爲詞不雅。維祇難曰：「佛言依其義，不用飾，取其法，不以嚴；其傳經者，令易曉，勿失厥義，是則爲善。」座中咸曰：「老氏稱美言不信，信言不美，……今傳梵義，實宜徑達。」

正是當時翻譯文重信重達的自白。在此時期，對偶聲律，正瀰漫全文人階級，而突然有這一種特殊情調的文體出來，並且能使一部分文人若范縝蕭琛輩，亦變其文格，這當然是值得我們的大書特書了。又佛教文學，最富想像，而又極注意形式上的布局與結構；故其散文記敘之後，往往用韻文來重說一遍，這韻文叫做「偈」，自「偈」這體裁輸入中國後，在中國文學上，發生了不小的影響，如彈詞裏的說白與唱文並用，便是從這裏摹仿來的。無韻詩，長篇故事，佛經裏也很多，更有小說體戲曲體的經，和唱導轉讀等等的宣傳方法，故魏晉六朝的翻譯佛經，實有大影響于中國文學的。

魏晉六朝文學方面的四種特點，上面已經說了一個大概；現在再進一步研究這四類作品所以造成的原因，究在那裏？換句話說，就是這四類作品，何以會在這時期發生？何以在這時期特別發達？

關於這一點，就歷史上觀察，似乎有二個成因：一是兩漢學術思想的反動和權謀家的利用。二是中原擾攘，民生痛苦，自求慰藉的釀成。第一點的動因，在東漢時候，已具朕兆；因為那時識緯訓詁之學盛行，「穿鑿其義，支離其詞，」「明經之儒，未必有經世之術；孝廉之士，不必有忠直之行。」趨末而不求其本；而所謂文學家者，作品範圍，又都限於實用方面：

其有上書獻賦，制誄鑄銘，皆以褒德序賢，明勳證理，苟非懲勸，義不徒然。李壽上隋文帝書

於是天才卓出的文人，若孔融之流，自然要倡新奇可喜的論調，所謂崇尚自然，毀棄舊法了。後漢書
路粹枉奏融有曰：

融前與白衣禰衡，跌蕩放言，云：父之於子，尙有何親？論其本意，實爲情欲發耳！子之於母，亦復奚爲？譬如寄物餅中，出則離耳！

史文雖云枉奏，恐融亦自有此論，非粹所可虛造，詳見魏國學概論第五章特孔融的態度，還是尙氣節，敢直言，所

以曹操屢屢碰他的釘子，恨不過他，把他殺了。曹操是一個機變而有文才的人，他一方面把孔融殺了，是對其他清議的示威，一方面正好順水推船，與他的二子曹丕曹植，提倡通脫，提倡脫離現實的美化文學，以麻醉牢籠當世的才士。所以三國文人，魏爲最盛，可憐那般在操卵翼之下的文人，既不敢危言直論，以爲懲勸，又不願回轉頭來，仍走讖緯訓詁的舊路，只有向新的超於實用的純粹文學的一條路走，便是五言詩和駢體文。所以日漸興盛的原因。晉承魏統，其篡奪如出一轍，其提倡文藝，當然亦具同一的作用。王肅杜預雖解經亦含作用可爲旁證只要看阮籍酌酒佯狂，僅免於死，嵇康劉琨郭璞潘岳石崇陸機陸雲，都不保首領而歿，便可想見當時的文人，只好講講莊老，做做詠懷擬古遊仙遊山水歸園了。曹丕在典論論文裏說：

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

他把文學的永久性，發揮盡致，是他的卓識；他把文學的獨立價值，特別提出來，既是他的卓識，又是他驅舉世才人而入於美文與五言詩的藝術之宮的手段。不幸六代相繼，中原大亂，於是這班文人，更只好躲在藝術之宮裏發展他超於現實的藝術，以遣其有涯之生了！故在兩漢思想反動和權謀

家利用的一端上，可說是造成魏晉以後文學的前因。

其次，講到中原擾攘，民生痛苦方面，三國的分爭不必說，西晉統一了不多幾年，便有八王之亂；繼之以懷愍被虜，西晉覆亡，東晉偏安江左。繼之以宋齊梁陳，互相篡竊。而北方各地，胡騎縱橫，匈奴羯氏羌鮮卑，所謂五胡十六國者，並起割據，無一日無一地，可稱樂土；拓跋魏之後，又分而爲東西兩魏，東魏傳於北齊，西魏傳於後周，後周又并北齊，如此紛紛擾擾，歷三百年，試想做百姓的，那一個不心灰，不悲觀，不厭世。但灰心悲觀厭世，是沒有用的；於是進一步便要想到長生久視，涅槃淨土，而神仙之說，釋氏之書，就爲一般人所注意了。釋氏之書，始入中國，約在後漢，但當時人民，頗不信奉這種外來的宗教，所以牟融有理惑論以說明老子與釋迦相似的地方，以抬高佛的身價。其所以不爲當時人民所崇奉，就因爲東漢天下太平，朝野無事，故人民不需要這種出世的宗教的慰藉；而反之佛教在晉以後特別興盛，就因爲人民正需要這種出世的宗教的慰藉；一經提倡，萬衆皈依。又加晉沙門法護仿梵書以十四字貫一切音之法，創四十一字母，啓沈約四聲譜周顒四聲切韻王斌四聲論之機，聲韻之論興，而駢儷文與五言詩，亦受梵書的啓示，所以六朝文人，如謝靈運顏延之張融沈約劉勰徐陵庾信等，大都耽嗜佛典，鑽研佛理，於此世亂道衰的時代，祇有這一條是他們的出路，如不

相信，我們只要推溯上去，看一看漢末的董卓之亂，禍亂尙未劇烈，便有

平士人脆弱，來兵皆胡羌，獵野圍城邑，所向悉破亡，斬截無子遺，尸骸相撐拒，馬邊懸男頭，

馬後載婦女……所略有萬計，不得令屯聚，或有骨肉俱，欲言不敢語！蔡琰悲憤詩

這樣描寫離亂的詩，到了六朝，遭逢禍亂，當十倍於此，難道這班文人，都不覺得痛苦嗎？那末爲什麼在這時期，一些也找不出描寫兵禍的偉大作品，而只有那遊冶遊仙擬古宮體呢，就因爲一方有了老莊玄理來麻醉他們，一方又有了涅槃淨土來麻醉他們，所以他們煩悶的人生，也有了出路，而當時登仙長生訪道鍊丹等等思想，又正和神鬼宗教，走的是一個方向，所以佛圖澄挾其奇術以傳佛義，尤爲人所稱羨，何怪乎小說作品，特別發達志怪的一方面了。

(111)

以上是三國晉南北朝文學的特點和他的所以形成，但此亦不過舉其大概，有少數的文家，在這潮流裏，儘持着不同的主張，如范曄的注重文意，他說：

常謂情志所託，故當以意爲主；以意爲主，則其旨必見；以文傳意，則其詞不流。獄中與諸甥姪

裴子野的反對雕琢和晦澀，他譏評當日的文人說：

其興浮，其志弱，巧而不要，隱而不深，……荀卿有言，亂世之徵，文章匿而采，斯豈近之乎！

雕蟲論

走其極端，則有蘇綽之復古，所作大誥，摹擬尚書，雖矯枉過正，此路不通，而其爲時代的反動，則已爲唐代散文運動之先聲；不過唐代所提倡，乃欲復興史漢之古，而蘇綽所提倡，乃欲復興典謨訓詁之古耳。觀於隋文帝統一天下，李諤上論文體輕薄書云：

魏之三祖，更尙文詞，忽君人之道，好雕蟲之小藝，下之從上，有同影響，競聘文華，遂成風俗。江左齊梁，其弊彌甚，遺理存異，尋虛逐微，競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唯是風雲之狀。

則魏晉南北朝文學之弊，實亦無法以自解，而下至於唐，只有另謀轉變的新路了。

(四)

此外，這時期的文壇上，有幾點亦須附帶的一說：

(1) 從曹丕 典論論文以後，文學批評，時有名著，如曹植與楊德祖書，應暘 文論，陸機 文賦，摯虞 文章流別論，李充 翰林論，葛洪 抱朴子 鈞世尚博詞義喻蔽諸篇，以及范曄與諸甥姪書，謝靈運 擬魏太子鄴中集詩序，沈約 宋書謝靈運傳論，蕭子顯 南齊書文學傳論，顏之推 家訓文章篇等皆是，而以鍾嶸 詩品 劉勰 文心雕龍爲最著名。

(2) 晉以下文筆分途，有長於文長於筆之稱，如顏延之云：「峻得臣筆，測得臣文。」是。直至唐代，古文繼興，遂不立此別。說明文筆的，以梁元帝 金樓子 立言篇爲最明白；他說：

今之儒博窮子史，但能識其事，不能通其理者，謂之學。至如不便爲詩如閻纂，善爲章奏如柏松，若此之流，泛謂之筆。吟詠風謠，流連哀思者，謂之文。

清儒 阮元 筆經室集，有學海堂文筆對，引諸史爲證，至爲詳盡，亦可以考見當時的風尚。

(3) 魏李登作聲類，爲講聲律最早的書，隋書 潘徽傳說：「李登 聲類，始判清濁，才分宮商。」至南齊武帝 永明間，沈約 王融 謝朓輩，極講究四聲清濁雙聲疊韻，南齊書 陸厥傳曰：

永明末，盛爲文章，吳興 沈約，陳郡 謝朓，琅瑯 王融，以氣類相推轂，汝南 周顒，善識音韻，約等文皆用宮商，以平上去入爲四聲，以此制韻，不可增減。

四聲之外，沈約又有八病之說，八病者，平頭，上尾，蜂腰，鶴膝，大韻，小韻，旁紐，正紐是。於是關於聲律理論，日益精密。劉勰曾爲之說明曰：「聲有飛沈，響有雙疊，沈則響發而斷，飛則聲颺不還。」從此以後，聲病之說盛行，古詩變爲律詩，駢文變爲四六，文學愈趨於技巧方面了。

(五)

上面的三個問題，既已明白，對於三國晉南北朝的文學，當可得到一層更深的了解。三國晉南北朝的文學，在中國文學史上，原是一個承上啓下的關鍵；本書取名三國晉南北朝文選，原有些史的意味，故入選各文，略依時代：首三國，次兩晉，次宋齊梁陳，次北魏北齊北周，只因這書的出版，是希望一般青年或中學生們的閱讀，而不純是這時代文學作品的代表集，故在編選方面，不得不有幾點需要說明的地方：

(1) 本書選材，以散文居多，散文又大都以通暢流利爲主；至駢儷文方面，僅舉其聲華大者，以見一櫛，目的是爲求適於閱讀之故。故像庾信哀江南賦之類，只取其序。

(2) 爲求了解該時代思潮起見，前期之談玄，後期之論神，雖文或艱澀，亦略選一二以爲例。